

醫

案

詳繕紳名家贈文

贈太醫東宿孫君序

蓋士君子有濟世之心者必託經世之術以運之遇不遇無論也。何也。得時而駕則宇內之休戚利害隱然共之。視其患若切於身之疾痛疴癢不措之安全不止。此士君子之心得位以行之者也。不幸不獲遇澤不及物而心不得施。有志君子往往懷其道而隱於醫。故是昔人謂濟人利物無位者不能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故

業之者可以推不忍之心及於物而於道有益。有味乎其言之也。然醫豈易言哉。吾聞其宗旨自內經本草以來。書之藏於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非博通鉅儒。超悟上哲。顯攻其業。何能探討洞明其陰陽寒熱靜燥虛實。消息盈縮之奧。而措之行事。夫人之待命於醫。生死攸係。迺以未諳淺薄者嘗試之。其不賊人之命者幾希。醫以濟人。至於賊人可不畏耶。此醫之所以難言也。余頃多病。謁告山居。嘗嘆濟物之衷。未措於

用顧思延醫以求濟其身然而醫之良者苦不  
一遇也。壬申秋仲呂君柳溪譚新安海陽有  
孫君東宿者。醫可謂稱良矣。余亟請而相印證。  
其論渢渢乎。素難之旨而表裏夫張劉孫  
李丹溪伯仁諸家。其視余疾也。未投藥先譚余  
之經絡色脉機能與受病之自。即勿藥而余病  
爽然若失。及詳察其端方之度。沉著之思。淵淵  
之間奧。則杳焉莫竟其涯。非所謂深於道而隱  
於醫者耶。余因詰之曰。神農嘗百草。先天而命  
於醫者耶。余因詰之曰。神農嘗百草。先天而命

之藥黃帝岐伯後天而著之經。而天以神授聖  
以神符不可及矣。嗣後若和扁華佗淳于意仲  
景思邈河間東垣朱滑莫不簞美化機制人命  
於掌上術亦神也。何今之事是業者不能踵其  
芳躅耶。抑世代之不同也。孫君勃然曰。古今人  
非不相及。用心殊爾。宋儒有言。古之仕者為人。  
今之仕者為己。不佞亦謂古之醫者為人。今之  
醫者為己。道不同而受病一也。夫士君子之視  
天下與吾身血脉相流通。天下病若痼疾之初

天下安則愜然而無恨。雖以道為藥石者，其濟寢以醫為道術者，其濟狹。其心一也。故古之醫也，以救死扶生為心。其業專而用方也，慎專則精而造詣入室。慎則審而投藥奏功。此和扁諸名家所以悉臻秘妙，稱神奇。今之醫則異是也。將以市利，非以濟人。黃岐以來，諸畫非不剽竊以資口說，迺其心則冥胡越一膜，視天下率以利之盈訛為心之重輕。人之濟與否，若與吾術不相關。此何以比古人而接其芳躅哉？不佞

奎何能達古賢哲之間與。第無愧於此心爾。余聞而喟然嘆曰。孫君充是心而行是術。其將大有裨於時矣。雖隱而亦顯也。因次其語而歸之。爰以訂夫業是術者。是為序。

昔

萬曆癸酉中穀日吳江孫質庵從龍敬書於符允

草堂

醫案三吳治驗一卷目錄

萬曆龍飛二年吳小峰小川目疾

萬曆甲戌沈中丞案

張孝廉後渠大頭疫

三

吳江孫行人痛風

有發明四

都諫公子痘

有發明五

張文學子心病虛弱

有發明六

大宗伯董潯陽翁脾胃疾

有發明七

董龍山夫人便血

八

馬厨瘡癆併發有發明

吳肖峰令政腹痛有發明

九

大光祿龐太夫人寒熱頭痛有發明

十一

光祿公痰火脇痛有發明

十二

張思軒夫心痺有發明

十三

馬迪庵公內傷腰脹大小便不利有發明

十四

高大司馬腸風十五

高鳳林內子隱疾有發明

十六

韓田城公氣虛中滿十七

十八

金谿令君減老夫人大頭疫

有發明十八

潘見所公半身不遂

有發明十九

見所公白濁

有發明二十

凌夫人孕

二十一

金元岩令眷產後癆

二十二

沈別駕夫人產後發熱

二十三  
有發明

吳太夫人白帶

二十四

吳北海令政經行四肢疊又發塊紅紫

二十五

周芻王白濁

二十六

竹匠婦妊娠吐血胸腹脹痛

有發明二十七

李姓夢遺咳嗽

二十八

金姓時疫

二十九

曹鍾胸鬲不暢

三十

李雙痛風

三十一

沈別駕門下老僕三陽合病

三十二有發明

蔡中林內人陽明少陽合病

三十三

吳九宜先生早晨泄瀉

三十四

沈大官左膝腫痛不能起止

三十五

沈繼庵下痢脫肛 內人乾霍亂三十五

沈晴岳先生五更耳鳴三十六

潘景宇內人頭痛作瀉三十七

臧六老上吐血下瀉血三十八

臧氏婦臍邊痛下瀉紅白三十九

丁耀川令堂吐血左脅肚門並摸作痛四十

丁文學令姊暈厥四十一

金良美咳嗽吐紅潮熱右脇不能卧四十二

倪五娘子口眼歪邪四十三

王祖泉令政頭痛惡寒汗出如兩四十四

溫翼橋子婦溝下四十五

溫一渠內人血虛咳嗽四十六

溫翼橋二令媳產後右脇脹痛白帶如膿四十七

溫天衢病目吐血四十八

張二娘子孕七月嘔吐不止四十九

王鑑泉內眷痰嗽腹脹五十

溫南溪內人大便秘結五十一

陳春野公令愛丁奚疳症五十二

潘敬全令媳血下筋膜如手大者一二桶五十三

張懷赤公早晨洩瀉下元虛寒五十四

減七房二老夫人痢

五十五

蔡樂川令眷頭痛如破

五十六

周蘆汀迺眷胃脘痛

五十七

醫案一卷

明新安生生子孫一奎文桓甫輯

門人余煌

子泰來  
朋來  
全閱梓

三吳治驗

萬曆龍飛二年小春月予始遊茗之東雙林於時族兄吉泉之友吳小峰與其弟小川俱病目專科者愈治愈重其目始紅腫次加大陽痛繼則

白星繫疊出。予不以目科名。而識者稱予大布  
因謀於吉泉曰。醫以通變為良。昔越人過邯  
鄲。聞貴婦人。則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  
人。則為耳目痺醫。聞東宿君國手也。必能隨俗  
為變頤。一言去吾兄弟目疾。吉泉邀予。余曰。嘉  
靖間。論醫者必首西吳。如周仲仁氏。凌漢章氏。  
王寶湖氏者。皆擅一時名。其家世必有傳也。何  
悉於予。吉泉曰。渠家纂著久矣。且其尊人受博  
士易。為西吳名家。蓋其家傳之。往藉興為談也。

地母遜。胗其脉。小峰之脉濡而緩大。而目血繚。  
直貫瞳人。薄暮則疼。小川之脉皆洪大。鼓指黑  
珠有浮翳瘻。隱澁難開。大小便皆不利。故於小  
峰用補。先以清肝散與之。夏枯草五錢。香附四  
錢。甘草一錢五分。細茶五分。以徹其痛藥兩進  
而痛止。繼用人參白茯苓、熟地黃、枸杞子、桂心  
牛膝破故紙、白芍藜牡丹皮。服八日而愈。於小  
川用鴻內用鴻肝湯。及當歸龍會丸。外用象牙  
冰片為末點之。七日全愈。其尊君我峰翁喜詣

予曰。二目均病。年同齒染同時。諸醫同治而同  
不愈。先生一補一瀉。而二病均愈。何哉。余曰。此  
陰陽虛實之辨也。經云。實者正治。虛者從治。令  
姪之症。惟厥陰肝火熾盛。肝嘗有餘。有餘者瀉  
之。正治也。郎君下虛。又為怒所激。怒則火起於  
肝。肝為藏血之地。故血絲貫瞳人。而薄暮作痛。  
方用夏枯草。香附為君。疏其肝氣。經云。肝苦急。  
急食甘以緩之。故用甘草為臣。茶能清頭目。用  
以為使。先為去此痛。經又云。水流溫火就燥。故

復用甘溫補其下元之虛。俾火得歸原。此從治也。若用苦寒降火之劑。不惟血凝而痛加抑。且激其火而使愈熾矣。我峰聞之語人曰。孫君本陰陽而治寒熱。是用易為醫也。故補者補効。攻者攻効。語曰。不知易者不可以為太醫。孫君神於易。而於醫平何有。顧於吾菴懸一壺也。余哂之。謂昔韓伯休且不欲人間知其名。余又何壺之可懸哉。

萬曆甲戌其年自仲秋徂冬。瘡子盛行。三月內予

所治男婦嬰孩共七十二人。蓋之望族沈最著。  
大中丞觀願公當考功時幼君瘠喘嗽不寧。羸  
啞發熱。洶濶。痰繁不斂。予以小熏比散愈之。夫  
人姪腹痛昏厥者五日。名醫如高陳二公者。沈  
姻姪。無巨細悉任之。亦不能措手。予至診之。兩  
手脉皆洪大。法當下。衆僉以姪難之。予曰。經云  
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姪已九月將解。即胎動奚  
傷。若當下不下。不制其痛。難忍而變。且不測。考  
功是予言而請焉。一劑承氣湯加蘿蔔砂。

仁下之而安。考功偶冒風頭痛。繼怠寒熱如瘡。脉浮絃而數。予曰此小柴胡湯症也。一劑而瘡考功請告家居者二十年。篤好方書。予物之茗。茗人未知予考功聞予亟欲識之。謂予治病甚奇。又與予論傷寒痘疹胎產皆中窺深然之語。人曰良相良醫等爾。如孫君所詣。即千金不足為其重。特譏醫說書於冊。以不朽。孫君云。  
張孝廉後<sub>丁</sub>年患大頭瘻。頭大如斗。不見項唇垂及乳。色如紫肝。昏憒不知人事。見者駭而走。

其年疫甚癟。人畏傳染。至廢吊慶張與考功公子同受春秋於會稽陶春源所陶邀予診之。其脉皆浮絃而數。初以紫胡一兩、黃芩、玄參各三錢、薄荷、連翹、葛根各二錢、甘草一錢服三劑。寒熱退。絃脉減。但洪大。予知其傳於陽明也。改以葛根、天荳、白芍各三錢、甘草一錢、黑豆四十九粒、一劑。腫消其半。再劑全消。藥粒不入口者二十一日。再與小紫胡湯兩劑服之。始納乾糲如指者兩條。次日進粥而漸平矣。丁酉秋。

關報捷三

吳江孫質庵老先生。行人時患痛癥。兩手自肩頭及曲池以至手梢。兩足自膝及跟尻。腫痛更甚。痛處熱飲食少。請告南還。而伏蓐者三年。里有吳君九宜者。沈考功而席也。見予起後渠疾。因語行人逆予。診其脉皆絃細而數。面青肌瘦。大小腿肉皆削。予與言。此病得之稟氣弱。下虛多。內以傷其陰也。在燕地又多寒。經云氣主煦之。血主濡之。今陰血虛則筋失養。故營不營於中。

氣為寒束百骸拘攣故衛不衛於外營衛不行故肢節腫而痛痛而熱病名周痹是也治當養血舒筋濡濕潤燥使經絡通暢則腫消熱退而痛止矣痛止即以大補陰血之劑實其下元則腿肉復生稍愈之後頤加珍重年餘始可出戶則行人聞而喜曰果如公言起白骨而肉之也

吾即未藥病但半去惟一脉利手先以五加皮

蒼朮黃柏蒼耳子等歸芍淡竹葉仁羌活防風秦艽紫荆皮服之二十日而愈

毛更以生油龜板牛膝蒼术黃柏晚蚕沙葛  
耳子以仁海桐皮當歸秦艽三十劑而腫痛全  
減行人公益苦予曰病加於小愈公下元虛憊  
非歲月不能充實古謂難足而易攻者陰也須  
痛戒酒色自培和根斯飲藥有效而沉疴可除  
據公六脉輕清流利官必腰金願葆真以俟之  
萬母自轉來春氣和可北上也乃用懷茅為君  
枸杞子牛膝鹿角膠虎骨人參為臣熟地黃黃  
柏晚蚕沙茯苓蒼耳子為佐桂心秦艽澤瀉為

使。蜜丸服百日。腿肉長完。精神復舊。又喜語。子曰。貧官何以稱報。譏次公濟人澤物。盛德於沈考功冊後。以彰盛美云。後十年。行人官至江西副憲。四

鄭都諫春寢公長君。四歲患痘。稠密煩燥。醫者星羅皆以為熱盛不退。形枯色紫。頂有焦瘍。症逆必不可為。將辭去。予至細觀之。見兩太陽圓凈。神氣蒸蒸。謂當急為涼血解毒。用赤芍藥生地黃各三錢。丹二錢。連翹黃芩貝母山楂木通。

各一錢。蟬退甘草各五分。藥成劑而衆止之。曰。  
麻要清涼痘要溫。故博愛心鑑以保元湯為良。  
吾儕將劑而進之。乃公獨主寒涼保元之謂何。  
予曰。用藥貴對症。保元湯良矣。必血活熱清而  
後可用。今血熱毒盛而用溫劑。是火熾添油也。  
衆曰。若慮毒未解。吾苔醇法甚佳。用桑葉雞冠  
血酒調服之。痘即立起。而慎氏王氏茅氏皆苔  
上專門名家。亦以為言。予曰。此法亦可用於清  
解之。豫經曰。諸痛瘡癰皆屬心火。火未退而用

是以毒攻毒。其勢愈熾。予故欲先清解而後保元也。惟楚銅璧山人黃桂峰者。治痘高手也。獨語鄭公曰。孫公之劑。寔與症對。衆論皆膠固不達變者。第恐清解之劑用遲。一日爾試煎服之以觀其後。鄭公命僕速煎。衆猶持議曰。如必服此劑。亦當揀去貝母山楂。鄭公聽其減去。至夜予始聞隨語桂峰曰。減去二味。恐七八日後不能無它症。桂峰曰。何以故。予曰。此痘內傷外感俱未清楚。今帶熱而出。故其股臂脇腹。大更

恐瘡喉去山查恐洩瀉七八日痘毒出盡腹內  
空虛變從虛出諸君素以痘專科何不慮及此  
其夜服藥後即嗒然而睡天明痘色明潤焦頂  
盡退血亦漸活惟嘔噦瘡喉衆又以昨日之劑  
太寒所致予曰此火毒未盡徹也宜進竹茹湯  
而慎雲峰怫然曰吾家世世業痘年亦七十有  
五曾未見治痘用竹茹者春寢公令弟樂津公  
撫痘疹全書用竹茹者以正慎語塞悻然而去  
藥進而噦止至八日果洩瀉發痒予以保元湯

加白朮以治瀉。大加何首烏以止痒。一帖而痒止。至十四日。天庭兩額皆回漿作靨。惟兩頤漿未回。洩瀉不止。予因偶出北門半日。歸見其口開項軟。手足痘氣盡癰。腹又作脹。已成內攻。舉家啼泣。予亦茫然。不遑為計。嘆息出門。樂津公把而送之。少間揖別。而聞衣間痘臭。語樂津曰。公聞臭乎。曰聞。予曰。佞性生意亟還起之。予思兩順乃腎經部傍。獨不回漿者。腎元虛也。峻補腎元。庶可使活。先以紫河車一錢。用酒漿調服。

固其元氣服後即睡繼以人參一兩黃芪克絲  
子各三錢作大劑服之一日夜服人參一兩八  
錢黃桂峰是夜自松江還時已四鼓亟叩門而  
入鄭語之變且告之服藥黃曰瑛吾看作何狀  
見其結脣之下復灌一線黃漿贈痘盡起桂峰  
曰萬全矣非孫公不能起此病桂峰由此益昵  
手出必聯舟歸則同榻相印正者三年鄭公感  
予而作序以贈親書孫憲副公冊後識不忘也

張文學子心。二尹可泉公長君也。自知醫弱冠病  
吳下名醫皆賸之。僉曰療治久不効。子心亦自  
分必死。督家人具秘器。已沐浴衣襪而卧。正  
寢斷粒絕藥者二日。可泉聞予治其高第張星  
岳之婦。奇因訪予曰。病心痺而尸寢。湊旬者能  
起之。誰不噴噴稱公高手。吾子病且革。幸憐而  
診之。予至診其脉。左寸短弱。右關畧絃。餘皆洪  
大。其症咳嗽。下午熱從兩足心起。漸至頭面。夜  
半乃退。面色青。形羸氣促。多夢遺交睫。卧床禦。

奄奄一息耳。時則七月初旬也。胗畢語可泉公曰。郎君病可治不宜豫凶器也可。泉公曰。諸醫僉謂火起九泉者十不救一。大內畫州者死。咳嗽加汗者死。脉不為汗衰者死。又當此鏘石流金之候。又恐肺金將絕。豚子亦自謂無生理。先生何言可治也。予曰。汗多者孤陽幾於飛越也。可泉公曰。飛越亦死候也。予曰。幾者將成未成之辭也。症雖危其色其聲音其脉尚有生意終不可以一凶而廢三善。兩額不赤心火未焚也。

節音不啞。肺金未廢也。耳輪不焦。腎水未涸也。  
相書云。而青者憂。矧不決。左寸短者。心神不足。  
閨畧絃者。謀為不遂。夫心者萬事萬化之主。內  
經曰。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又肝主  
謀。為胆主決斷。惟為不決。故色青。症與色與脉  
皆非療也。蓋郎君志願高而不遂其欲。殆心病  
非腎病也。經曰。色脉相得者生。予故謂郎君之  
病可起也。病者聞言。明白語其父曰。吾今猶寐  
若初寤矣。從來未有此論。沁吾心脾也。吾病由

星士許決科於癸酉。是年予落第而同窓者空故怏怏至此。先生得吾心於色脉。神矣。此言可當藥石。謹拜命。平為定方。煎方名調肝益神湯。以人參酸棗仁龍骨為君。丹參石斛貝母麥冬五味子為臣。山梔香附為佐。服二十帖而病起丸方。則大龜板熟地黃枸杞子、人參、麥冬五味茯苓。蜜丸服三日而精神健。肌肉完。次年生女。可泉公。茗中名士。奇予治而延譽。聞於大宗伯董潯陽公。宗伯方入驩余者。由可泉公始也。六

大宗伯董潯老。年六十七。有脾胃疾。翁以過啖瓜  
菓而胃鬲脹痛。時當處暑也。延予治。脈其脉寸  
關絃緊。觀其色。神藏氣固。翁門下蔣虹橋沈樂  
閒者多藝人也。翁素親信二公。詰予曰。症脉何  
如。予曰。症脉雖曰腹脹痛。然易瘳也。二公曰。翁  
生平不能素食。今輒鴻。今不茹葷者半月。燕居  
好奕。好看書。好作詩文。即盛暑亦手一編不言  
倦。日永亦不瞌。今不親筆硯者月餘。不櫛沐者  
七日。空一切無所事事。倦極矣。諸名家如沈竹

亭沈春宇金櫻丘

有荆脩嘗之無益也而公何

言易。予曰：諸公不過用二陳平胃加山楂麥芽等消導劑耳。與症何涉？蓋翁傷於爪葉，而為寒濕淫勝。經云：寒淫所勝，治以辛溫。然爪葉非貼香，南極不能消此。諸公所以不能愈翁疾也。予以高良姜、香附各一兩，為君；肉桂五錢為臣；射香一錢為佐。每服二錢，酒調下之。藥入腹，胃次便寬，再而知餓。三服而巾櫛交接，賓客如未病者。翁語沈蔣曰：孫君所見所養，度越諸人若是。

往聞治張氏子氣絕兩日而能活之。今於活吾  
病益信。誠臨菴醫國之遺特書一軸以彰其高  
因以紀一時之良遇云。<sup>七</sup>

大宗伯郎君董龍山公夫人為憲副茅鹿門公女  
年三十五而病便血日二三下腹不疼諸醫診  
治者三年不効予診之左脉沉濡右脉渴出關  
外診不應病予竊謂血既久下且當益其氣而  
升提之以探其症迺用補中益氣湯加阿膠地  
榆側柏葉服八劑血不下者半月彼自喜病愈

矣偶因勞而血復下因索前藥予語龍山公曰  
夫人之病必有瘀血積於經隧前藥固右脉渴  
闕難憑故以升提兼補兼瀉者以探虛實耳今  
得病情法當下而除其根也龍山公曰三年間  
便血雖一日二三下而月汎之期不爽每行且  
五日如此尚有瘀血停蓄耶予曰此予因其日  
下月至而知其必有瘀血停蓄也經云不塞不  
流不行不止今之瘀實由塞之行也不可再瀉  
古人治痢必先下之亦此意也公曰明日試上

之。予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公隨以語夫人。夫人曰。孫先生非誤人者。識見徃々出尋常。宜惟命。蓋夫人讀書能文。聰明謀斷。不啻丈夫。故言下便能了悟。即用菟仁承氣湯。加丹參五靈脂。荷葉蒂。水煎夜服之。五更下黑瘀血半桶。其日血竟不來。復令人索下藥。予曰。姑以理脾藥。卷之。病根已動。俟五日而再下未晚也。至期復用下劑。又下黑瘀如前者半。繼以補中益氣湯。參

芩白朮散調理

卷八

大宗伯董溥老門下有馬厨者。七月初旬病。病二十餘日愈劇而勢甚無時。宗伯對余奕正酣。而  
蔣虹橋沈樂閒報曰。馬厨危在旦夕。宗伯聳之。  
推枰嘆息曰。吾命。吾命。予叩其故。語曰。能厨者。  
不下二十人。獨此厨適吾意。將恃之以怡晚節。  
今病不可起。柰何。予詰何病。翁顧蔣與沈曰。第  
詳道其狀。蔣沈述其症。大發寒熱。寒至不憚入  
火。熱至不憚下井。痢兼紅白。日夜八十餘行。腹  
痛惡心。汗多。神氣倦甚。究其脉曰。脉不吉。下痢

脉洪大者死。細微者生。今洪大逆也。予曰。病固忌洪大。寒热亦非細微所宜。其中必有故。二公曰。幸一往決之。潯翁不可。謂何可以細人而勞長者。予曰。醫寄人生死。何論巨細。矧事翁之人。猶不可坐視不救也。潰翁欣然握手余手偕行。至宅後橋。余入門。同居數十家。皆執香。拱立以伺。診其脉。察其症。果如蔣沈所言。其面色微紅。汗淋。下。予究病所由起。集謂過客衆。厨間燥熱。食瓜菜。菱藕過多。晚又過飲。御內而寢於樓簷。

之。丁未次日即寒甚，腰痛如火，骨髓如油，而水點通一治法。因取其之水，煎至沸，以湯匙立而俟示。見子猶微寒，如愚。遂置之。如前握余手而回。薛沈謂予可治否。予曰：當先生寢室偶有一得，通背水藥也。人參白朮，葛根白芍各五錢，知母地黃各三錢，大附子是，甘草各二錢，作一大劑煎之。薛沈稱問予，尋父之命，近侍煎於其側，不欲薛沈問也。熟則付飲之，飲訖即眠。老先生曰：服後何狀為佳。予曰：倘得

一暎則陰陽始和。和則汗可飲而寒熱嘔惡可止也。蔣沈曰。聞已暎矣。明日已刻二公鼓掌來言。後來痢減半。汗吐全無。脉亦斂矣。再用參石膏白朮白芍藥滑石各三錢。炮姜肉桂知母各二錢。炙甘草附子各一錢。服後瘧止。痢又減半。飲食漸進。神氣漸轉。改用白芍藥酒炒五錢人參白朮滑石各二錢。甘草陳皮炮姜肉桂各一錢。三劑而痢全止。飲食加漸就安矣。蔣沈問曰。公寒熱均投此為何症。而劑何名也。予嘆曰。

仲景不遺過湯二卦之問。子對曰：過者，三陽於夏，秋分之氣也。虎湯，夏之歲皆得之矣。又桑寒，涼陽其中氣。酒湯，加葛根，獨其下元者。

子理中湯，正所以溫中補下。就內經又云：實者，邪氣實也。故以白虎湯益元散應之。虛者，正氣虛也。故以理中湯應之。若以寒熱均用為疑，而張仲景附子甘草鴻心湯既用大黃、黃連，又用乾姜、附子，此何說哉？蓋假對假真對真也。潯賓躍然喜曰：先生惟是故能起垂斃之人而生之。

余詩冊中臨苗號國之談。非虛語矣。

九

吳江吳太僕長君肖峰令政。太宗伯董潯老次女也。患咳嗽體倦多汗腹痛呻吟不絕口者半月。吳江之醫不効。訪遠近名最著者。如姑蘓盛氏後湖王氏后山震澤沈氏竹亭。先後遍治之而痛愈加。予適寓苕城龍山公邀予乘快舡兼程而進至則診其脉左手三五不調右手沉絃面色青而息甚微腹中漉漉有聲。予因問上年夏月曾病否。肖峰曰。曾頭痛體倦多汗動止無力。

不能親事。但不咳嗽，不腹痛。今五月，初病如上  
年。而市醫謂傷寒所致。用參蘿飲未之始咳嗽。  
沈為其清歎，則加腹痛。王與盛謂通則不痛。以  
沉香凍痰丸下之，則勢憊而不可支。予方彈思  
謂此迺注夏病。仲景謂春夏劇，秋冬瘥者是也。  
而龍山公詰問注夏何為咳嗽。予曰：原不咳嗽。  
由參蘿飲而咳嗽也。汗多又重發汗，肺金受寒，  
故燥而嗽。何為腹痛。予曰：原不腹痛。因治嗽而  
寒，其中氣腹故痛也。後事者，又不究其因寒而

痛乃謂通則不痛而用寒涼滾痰之劑重傷其  
中氣不思五月六陽之氣皆散於外汗而又汗  
汗多則亡陽夏至一陰將萌腹中尚虛虛而復下  
下多則亡陰陰陽俱亡不憊何待予欲酌一方  
以起之恐從事者又將議其後龍山促之乃用  
酒炒白芍藥五錢甘草黃芪各三錢桂枝二錢  
大棗二枚水煎服加饴糖一合吳下諸公果  
群然又辨龍山公曰不必辨病者望此以甦其  
生速煎飲之飲訖而睡自己至申不醒先事者

皆搖首命僕急携藥囊將去。且語龍山公曰。柰  
令妹之速者孫君也。本草云。夏不用桂。伐天和  
也。諸痛不補。助邪氣也。故一飲而不醒。吾儕行  
矣。龍山公以其言語余。因詰病者之熟睡。予同  
所喜者。以其睡也。睡則陰氣生。陰生則汗可致。  
痛可止也。假令藥不對症。安得有此。又詰所換  
之劑何名。予曰。此仲景小建中湯也。出金櫃要  
畧。蓋建者立也。中者陽明所主。今腹痛如縛。帶  
脉急縮也。東垣治例。腹痛以芍藥為君。惡寒而

痛加桂。甘草緩帶脉之急縮，用以為臣。經曰：急者緩之，而青脉絃肺氣盛也。肝屬木，木盛則脾土受制，而又誤下，因傷之極，故痛之猛也。經云：木得桂而枯，佐以黃芪伐肝補脾，又能欬汗止癆，此建中之所由名也。語未竟，內報病者醒而索粥，予曰：與之穀氣進則有本矣。粥後又睡，至天明腹全不痛，惟稍咳嗽，加五味子、麥門冬、兼治注薑而全瘳焉。龍山公逐病之始末，剝之藥味，報大宗伯宗伯公致言於予曰：是下以四味

之常藥。振不起之危病。名震三吳。聲溢兩浙。昔  
宋景濂為朱丹溪立傳。吾固不敏。幸先生以所  
治節條付之。俾序以傳於後。俾工是術者有所  
藉手。予慨然語龍山公曰。何修而得老先生。寧  
幸之深也。第令妹被寇。伐太過。陰陽俱亡。今病  
雖愈。而脉絃不退。猶可為慮。幸叮寧戒暴怒。節  
飲食。謝去人事。恬澹多補。庶可永年。不然亥日  
陰極陽生。恐不能保無患也。慎之慎之。後至期  
與肖峰齋晤。怒而絕藥。果以凶聞。茗人多予之

直與先見云。十

大光祿龐公子遠。吳江人也。其太夫人病頭痛惡  
寒。曾鬲懶且痛。時發寒熱。吳醫王后山者。有時  
名吳人最所篤信。延治五日不瘥。聞予善吳禮。  
致為治。診其脉。右滑大。左浮絃而數。問服何劑。  
光祿公曰。不識而有藥在。予視之。偶失言曰。左  
矣。時有西席項姓者。聞言而厲聲曰。此三吳最  
名士也。渠發剝而有議者。輒面唾之。幸不在爾。  
予笑曰。渠是而議者非。則當唾人渠非而議者。

是自嗤且不暇。何暇噬人。四物湯去胡索牡丹皮香附子。養血調經劑也。太夫人七十餘矣。而有經可調哉。按劑之左。由生平守常奉而不知因人因症隨俗為變也。項子曰。此何症。予曰。仲景有云。頭痛惡寒。外感病也。浮絃而數。胃鬲濁痛。少陽脉症。具在右脉滑。飲食滯而為痰。彼用當歸地黃芍藥。皆滯痰閉氣之味。內傷何由得消。外感何由得出。此症只宜用紫胡湯合平胃散。一二帖可瘳也。項猶有言。光祿公曰。勿辨飲

藥而涇渭明矣。一飲而寒熱除。再飲而胃鬲泰。  
光祿喜曰。竒公名不虛附矣。予私問項子何極。  
譽王。光祿曰。項初受業於王。未睹大方。而獨是  
其師說多。見其識之不廣也。十一

光祿公後有事於庄所。值中秋。乘酒步月。失足一  
跌。扶起便脅痛。不能立。晝夜不寧。行血散血。活  
血之劑。一日三進。閏三月。服二百餘帖。痛不少  
減。因迎予治。脈左絃右滑數。予曰。此痰火  
症也。公曰。否。賤軀雖肥。生平未嘗有痰。徒以禮

跌積瘀血於脅間作痛爾。予曰：據脉實痰火也。  
痰在經絡間，不在肺，故不咳嗽而亦不上出。肺  
書云：滑為痰，紛為飲。予據脉而認痰火如瘀血。  
脉必沉伏，或芤或濡也。面色亦必帶黃。前諸君  
以瘀血治者，皆徇公言，不以血脉為據，且多服  
峻厲剋伐破堅之劑無効。此非瘀血之積，明矣。  
公欣然請藥，即用大爪蔓蒂殼者二枚，重二兩。  
研碎，枳實甘草煎胡各一錢，貝母二錢，與四帖。  
公以為少。予曰：愚見猶以為多。此症服此一二

劑可瘳。又即報我為製補。

藥可也。公得藥

一更矣。仍煎服。五更腹中

有聲。天明大渴

一二次皆痰無血。痛減大半。打服又下痰數碗

許。痛全止。隨能挺立。三服。腹中不復有聲。亦不

渴。蓋前由痰積濶也。今無痰故不渴。公曰。望聞

問切。四者醫之要務。人人皆著之口吻。而先生

獨見之行事。即予母子之疾。先有事者。皆吳之名流。微先生。吾殆撞壁矣。何能還轍而生哉。吾

督是。益服先生之高。

十二

進賢三尹張思軒公與潘少保印川公皆受室於施氏稱聯襟云。施故富家而張公夫久賢慧治家勤篤為人精潔周致以產多而氣血憊又以婚嫁繁而費用不支積憂年將五十因病心癆發則暈厥小水短澁脣鬲痛不可忍煩躁乾噦惡內蒸熱氣膶又上騰肌削骨立月汎不止。召城時輩有認為氣快者有認為鬲食者皆束手無措。尸寢決旬漿粒不入口者五日凶具備而待斂舉家計無所之惟神是禱予適在潘府通

予脈之脉左絃大右滑大而數。脈畢。予曰。可生也。病攏云。諸逆吐酸。皆屬於火。諸風掉眩。皆屬於木。法當調肺清熱。開闢安神。諸醫群然自攝。而背譴也。書云。骨蒸肉脫者死。形瘦脉大。胃中多氣者死。絕粒食者死。孫君獨許其生。果藥王再世哉。予若不聞。而捨藥以進。竹茹滑石各三錢。白芷蔻仁七分半。夏鍏橘紅。姜連。茯苓各一錢。甘草五分。水煎令一口口嚥之。服畢。喘止。量定。次日用溫膽湯。調辰砂益元散三錢服之。胃

高頓開漸進飲食。小水通長。煩躁盡減。駁駁然安若無事。後用逍遙散六君子湯加黃連香附三越月而肌肉全。精神如舊。若人駭然曰。能起此病。信藥王矣。孚三

馬二尹迪塵公。年五十五。以掃墓而過食鰻肉。捲餅。心腹脹痛。市醫不知用吐。而遽用硝黃下之。大便不行。脹痛愈增。繼至者。又用木香換柳丸。繼又有下以小承氣湯者。有下以大承氣湯者。十日多。脹痛益甚。飲食粒不能進。大便並不行。

小水亦僅點滴。後醫又以大黃芒硝多服不行。  
謂非白餅子不可。服五日而脹痛尤加。又謂非  
備急丸不可。服三日脹痛益不可當。又用甘遂  
羌荳大戟牽牛之屬。服三日。不惟大便不行。并  
小便點滴亦無矣。脹不可言。衆醫大呌稱恠。自  
三月初二日起。至是念二日矣。有名士王南野  
者。用灸法。灸中脘三十餘壯。毫不為動。因斷其  
越三日為念。五戌時當棄人間。迪老四子皆逢  
拔。聞言涕泗。時有張太學懷直者。迪老甥也。見

予起張思軒夫人疾。喻亟請予。予至。觀其色蒼  
黑。神藏不露。聲音亮。惟腹大如覆箕。不能反側。  
診其脉。兩手皆滑大。兩尺尤有力。究其受病之  
源。查其歷服之藥。予駭然以為未聞且見也。因  
思一治法。先用六君子湯加木香砂仁。參木俱  
用二錢。乃傍有錢小松者。自稱家世受醫。見刺  
爭之。予曰。非若所知也。彼猶喋喋詰予。謂人言  
中滿者瀉之於內。大小便不利者當先利大小  
便。然歟。予曰。非人言。素問云云也。又云。諸痛不

得用參术。蒼黑之人尤忌。先生既知素問。柰何  
不用通而用塞也。予愀然不答。顧迪老諸子言  
曰。錢君拘儒常見。何能起尊君病。尊君非中滿  
鼓脹症。內傷症也。當始復時。猶在上鬲。法當用  
吐。素問云。在上者因而和之是也。不用吐而用  
下藥以傷其脾。脾氣傷則失運動之職。是以愈  
下愈傷。愈傷愈脹。不思脾氣傷而神不為用。藥  
不能行。又以峻厲之味益下之。是遵何說也。予  
因脾傷。故用六君子湯以醒其脾。木香砂仁助

其運動，再用吐法，吐出前藥。予創非治尊君之病，治諸君藥也。予初欲為諸君諱，何錢君激予而使暴其短哉？且予不慮大便不行，獨慮行之不止也。錢又謬言急則治標。今法用盡，不能使一行，何以不止為慮？予曰：君試思，常人能服硝黃幾何？服芭蕉白餅子幾何？今硝黃服過五斤芭豆白餅之屬，服過五六兩，又加甘遂牽牛羌荅大戟。至悍至急之劑，幸而大便未行，藥性未動，尚可為計。若一行，而諸藥性動，譬甕水痘渴。

其中能蓄點滴哉。危矣。錢又詰。迫老多服下藥而大便不行何也。予曰。此易知之。始為食傷繼為藥傷。所傷在上中二焦。下元未損。故兩尺脉尚有神氣。難經曰。人有兩尺。如樹之有根也。內經曰。腎者胃之關。蓋腎主大便。觀其色蒼黑。神藏氣固。皆由根本未動。賴此猶可為也。服藥後。腹中大痛。予知其藥力已動。改用人參蘆防風。蘆升麻桔梗各三錢。水煎服之。少頃用鴛翎探大便。令吐之。前服藥物。一湧而出十數碗。病者

以手加額曰，目前光矣。此已時也。予曰，酉時大便必行，可預買人參數斤，以備不虞。至午進至寶丹一帖，以溫中氣，未中間，腹中汨汨有聲，而氣下滾，頃刻間，腹寬數寸，至晚大便行一次。小水畧通，予即用人參白朮各五錢，炮姜三錢，茯苓二錢，木香甘草各五分，陳皮一錢，令急煎服四鼓，又大便一次。小水繼至，腹痛漸減。次日大便瀉十次餘，因以前理中湯劑為名，與前劑參補，腹脹全消，飲食漸進，共瀉七十二日，服人參

二斤餘。薦人聞以補收功。群然異之。而錢小松始帖然心服曰。奇哉。奇哉。人多用攻。孫君獨用補。人多用下。孫君獨用吐。由見之真。而所投者確也。醫可易言哉。今而後知孫君之高矣。十四

濟大司馬公嘗有腸風之疾。八月丁祭。學博餽鹿血。食之而血暴下。致子治。用槐角子五錢。黃連根。殼地榆。貫衆各三錢。一服而止。大司馬善其方。書之粘壁間。遇有便血者。輒依方藥之。無不立愈。喜甚。鼓腹謂諸子曰。往而姨之疾。族醫無

不言必死。孫君獨能生之。神哉進乎。狀矣。予曰。  
昔扁鵲有言。予非能生死人也。此當自生者。越  
人使之起耳。予何能。亦張安人當自生也。大司  
馬公由是益重予。病無巨細。悉任之。而予亦得  
盡其術云。十五。

迨老之子鳳林見予起乃翁疾。乘間語曰。內子包  
有隱疾。每月汎行。子戶傍。輒生一腫。毒脹而不  
痛。過三五日。以銀簪燒紅針破。出白膿。蓋餘而  
不消。不必貼膏藥而生肉。無疤痕。初間用針刺近

只以指搘之。膿即出。但汎行即發。或上下左右而無定所。第不離子戶也。于今八年。內外科歷治不効。且致不孕。先生學博而思超。幸為籌之。予沈思兩日而悟曰。此中焦濕痰隨經水下流壅於子戶也。經下而痰凝。故化為膿。以原非毒故不痛。用白螺蛳壳火煅存性為君。南星半夏為臣。柴胡甘草為佐。麵糊為丸。令早晚服之。未經劑而汎行不腫。次年生女。

而臧公。吳車駕湯瀾公岳也。年將六旬。為人多

怒多愁。胃鬲否脹。飲食少時。醫治以平胃散。枳  
术丸。香砂丸。不効。復以槟榔三棱莪术之類。日  
消之。而大便溏濁。兩足跟蹀臂浮腫。漸及兩手  
背。醫又以其手足浮腫。而認為黃胖者。以針砂  
丸與之。腫益加。面色黃且黑。自二月醫至八月。  
身重不能動止。又有以水腫治者。車駕公雅善  
予。因延診之。脉沉而濡弱。予曰。此氣虛中滿症  
也。法當溫補兼升提。庶清陽升。則大便可實。濁  
陰降。則胃鬲自寬。以人參白朮各三錢。炮姜四

陽陳皮各一錢。茯苓黃芪各二錢。澤鴻升麻肉桂薑木防風各七分。三十帖而安。客有疑而詰予曰。此症諸家非消導。則淡滲。而先生獨以溫補。收功。腹中積而為滿。為腫者。從何道而去也。予曰。脹滿非腫滿比也。故治不同。腫滿由脾虛不能攝水。水滲皮膚。遍身光腫。今脹滿者。先因中虛。以致皮脹外堅中空。腹皮脹緊象鼓。故俗名鼓脹。蓋由氣虛以成中滿。若氣不虛。何中滿之有。氣虛為本。中滿為候。是以治其溼者。使脾

氣衝運則清濁始分。清濁分而脹斯愈也。十七

余姪令淨涵減公尊堂太夫人以季春眉癰連着  
戲文二十餘本且多食魚腥蝦蟹偶發寒熱三  
日不退第四日左耳前後及頰車皆紅腫第五  
日右邊亦腫第六日腫及滿頭紅大如斗眼合  
無縫昏憊不知人事譖語若有邪祟粒米不進  
者八日舉家驚惶逼予為治診其脉六部皆浮  
長而數予曰此大頭疫也即以貫衆石膏各六  
錢紫胡葛根各三錢赤芍藥天荳粉各二錢甘

草一錢。黑豆四十九粒。水煎服之。日進二帖。脉始減半。第九日方進粥飲半盃。前藥除石膏。又四帖而安。是役也。人皆為予危之。謂八十之尊。年八十日之絕粒。頭大如斗。體熱如燔炭。昏憤譖語。乃不去而治。何冥行不知止如此。而其婿閔懷海亦言。病勢如此。吾心亦危疑。見先生安閑而甘寢食。賴以少慰。予曰。此疾為陽明少陽二經熱壅而然。夫陽明多氣多血之經也。以高年故不敢用硝黃。惟投以輕清解散之劑。使因微

汗而解。症脉相對，雖重可生。假如人言以高年病危而棄不治，豈惟非醫之存心於病家，相拒之意亦孤矣可乎哉。十八

丙申夏見所滿公謁手於海陽邑邸。時霪浸旬邑市水漲。公至予驚問曰：「公貴倨也者何堪此？」公曰：「與君間者濶矣。且先君服闋，秋當北上，不卜補任南北。謁求一診，他何計。」予究何疾。公曰：「無第年甫踰彊微覺陽瘻，次早診畢，語其隨行。俞金二子曰：『公脉上盛下虛，上盛為瘻，與下虛。

為精元弱切宜戒色慎怒劑宜清上補下不然  
三年內恐中風不免蓋由痰生熱熱生風也識  
之識之乃為立方別去公亦未暇製服公次年  
八月往返武林不無勞怒又屆中秋連宵酒色  
平常色後輒用鹿角膠三錢人參一錢酒送下  
以連宵有犯乃用鹿角膠五錢人參三錢空心  
服之十七日薄暮偶與社友談詩筵間左手陡  
然顫動把捉不住隨歸房左手重不能舉十八  
日早左邊半體手足皆不為用矣亟令人送至

予適在前坡吳宅。及至公驚喜文集曰。君何先見若此也。先少保患在左體不遂者三年而發不佞性亦左體。其風水致然歟。第先少保年七十餘不佞性四十有七。先少保不能遇先生。不佞性有先生或可企無恙也。予始觀面色赤。口微喝向右唇麻。手足躄拽已成癱瘓。其脉左絃大右滑大。先用烏藥順氣散一帖服後昏瞶半日。醒覺面更加赤。喝亦稍加知瘦盛。使然即以二陳湯加全蝎姜虀天麻黃芩石菖蒲紅荳蔻。

羌水煎。臨服加竹瀝一小酒盃。生姜汁五茶匙。一日兩進。晚更與活絡丹。服至第六日。手指稍頭畧能運動。足可倚棹而立。予喜曰。機動矣。改用歸芍六君子湯加紅荳鈎藤天麻竹瀝姜汁。服二十帖。行可二十步矣。手指先麻木。不知痛痺。至是能執物。繼用天麻丸。兼服全鹿丸。調理百日。病去十之九。次年二月北上補任永清。公以病後能戒色斷酒。自知培養。故藥功獲奏。此症予歷治歷効者。良由先為疏通經絡。活血調

氣然後以補劑收功。惟經絡疏通。宿痰磨去。新  
痰不生。何疾不瘳。此治類中風之法也。十九

見所公弱冠隨尊君大司馬印老治河居北。患白  
濁精淫淫下。自北地山東淮揚鎮江及江右三  
吳諸名家醫藥三年不効。癸酉冬。禮予診之。其  
脉兩寸短弱。兩關滑。兩尺洪滑。觀其人襟期瀟  
洒出塵。而神色閑雅。真翩翩佳公子也。一接見  
便就晤而信余請藥。予曰公疾易愈。第待來春  
之仲一劑可瘳。而今時不可。公固請曰先生大

方而善極人之急。以大方而治小疾。試可立効。  
何待來年。予曰。非秘其術不售也。素問有云。升  
降浮沉必順之。又曰。天時不可伐。公脉為溫。寒  
下流症也。經曰。治癥必先理氣。而脉書亦謂洪  
大而見於尺部者。陽乘於陰也。法當從陰引陽。  
今冬令為閉藏之候。冬之閉藏。寔為來春發生  
根本。天人一理。若不顧天時而強用升提之法。  
是逆天時。而洩元氣。根本既竭。來春何以發生。  
故素問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必養必和。待其

來復公疾本小而歷治三年不効者。良由諸醫  
不知脉。不識病。不按時也。公聞言。唯唯乃尊君  
所遣之醫踵接。治竟無効。至春分而逆。予以白  
螺蛳壳火煅四兩爲君。牡蠣二兩爲臣。半夏葛  
根紫胡苦參各一兩爲使。黃柏一兩爲使。麵糊  
為丸。名曰端本丸。令早晚服之。不終劑而全愈。  
公復書曰。踐疾果如先生言。今勿藥也。向歷治  
三年不効。竊謂未下熟藥。服端本丸而愈。又信  
天下有藥矣。二十

少司空凌繹老夫人蔣適繹老無幾腹脹痛發熱。經過期不行者五日。諸醫皆以經期作痛為調經不効而繹老召予診。左寸洪滑。兩尺皆滑數。左尺之外更有神氣。予喜而語繹老曰。經閉非病。孕也。產必男。繹老雅信予。因究其說。予曰。滑非經閉之脉。左尺尤有神氣。是以知產必男也。繹老謂果孕矣。柰發熱腹痛何。予曰。何傷。氣虛血熱耳。以安胎飲加減調理。即安也。用人參白朮白芍藥為君。川芎當歸為臣。香附柴胡蘿梗

條芩甘草為佐四帖腹痛減熱除至期果生子  
繹老德予而多推轂云

二十一

金文學元岩之眷產後兩日腹痛下痢純紅腸鳴  
三越月時當孟秋而脉皆軟弱用佛手散加減  
以治川芎三錢當歸五錢艾葉炮姜各一錢桂  
心五分酒炒白芍藥二錢連進三帖而疾減半  
後因食新菱新栗又連為怒氣所激日晡暈厥  
以生姜湯灌甦腹脅大痛手不可近用二陳湯  
加香附砂仁桂皮炮姜與之痛亦不減且胷鬲

脹甚。自以手探喉中。吐出菱粟痛稍定。少頃復痛。又用手探吐。吐後鴻三四次。而元氣脫矣。脉皆散亂。如解索狀。神氣憊而恍惚。循衣摸床。病勢危急。用人參白朮各五錢。酒炒白芍藥二錢。砂仁。炮姜。肉桂。甘草各一錢。急煎進之。痛乃稍定。精神清。仍鴻二次。次日復進前藥。痛減。鴻止。加白朮又四帖。而飲食進。精神勃勃。興起矣。此因初痢時。醫者不以產後為重。徒以治痢。苦寒之劑傷其中。氣又為菱粟生冷所損。中氣益壞。

然也。治可不慎哉三十二

沈三石別駕公夫人嚴產三日而腹不暢。南潯女科陳姓者為下之。大瀉五六次。遂發熱惡心。又用溫膳湯止。吐小柴胡退熱。服四日。熱止四日。粒米不進亦四日。又進八珍湯加童便。服後昏憤。耳聾。眼合。口渴。腸鳴。眼胞上下及手足筋骨皆有虛浮。因遂予治。診其六脉皆數。時五月初二日也。予曰。脈書云。數脉所主。其邪為熱。其症為虛。法當以十全大補湯加炮姜進之。夜半稍清。

與進粥一孟。始開目言語。次日午時。以承值者  
倦而藥不相接。且言語太多。復昏昧不知人事。  
初四日。以人參白朮各三錢。炮姜。茯苓。陳皮各  
一錢。甘草五分。煎服訖。體微汗。遍身癢痒。熱退  
而神爽。下午又藥不接。又動怒。昏昧復如前。六  
脉散亂無倫。狀如解索。瘡瘍沒而虛極矣。亟以  
人參白朮各五錢。炙甘草。炮姜。大附子各一錢。  
這二帖是夜熟寢。唯呼吸之息尚促。初六日  
脉又數。下午發熱不退。環跳穴邊發一毒如碗

大經腫微痛。夫人父嚴翁與陳女科交譜之曰。  
向之發熱惡心皆此所致。由附子乾姜溫補誤  
也。須急用寒涼解毒之劑。予正色而諭以理曰。  
此乃胃中虛火逆行無制。大虛之症非毒也。若  
作毒治而用寒涼速其死爾。內經云。壯者氣行  
則愈。怯者着而成病。惟大補庶可萬全。三石翁  
然手言急煎附子理中湯進之。日夕兩帖。參术  
皆用七錢。服後瘡瘍復生。毒散無踪。熱亦退。沾  
沾喜矣。復以参苓白术散調理而全安。皆由產

後誤用下藥致變百出。噫唏。彼不達變之專科。  
其可任哉？二十三

詰封吳太夫人者。車駕湧瀾公母也。年餘六十。久患白帶。歷治不効。變為白崩。遂予治之。診得右寸滑。左寸短弱。兩關濡。兩尺皆軟弱。予曰。據脉心腎俱不足。而中焦有濕。脉經云。崩中日久為白帶。漏下多時。骨木枯。今白物下多。氣血日敗。法當燥脾。兼補心腎。以既濟丹。補其心腎。以斷下元燥中宮之濕。則萬全矣。服果不終劑而愈。

既濟丹方

鹿角霜

當歸

白芨芩

各二石

菖蒲

遠志

各一錢

龍骨

白石脂

各一益

智仁

五錢

乾山藥打糊為丸梧桐子大空心自

湯下七八十九丸

斷下丸方

頭二參沙

炒三兩

黃荆子

炒二兩

海螵

梢黑甲檣根

白皮各一兩

麵糊為丸下午白

湯送下六十九丸二十四

吳北海太學令政。每月經行期之前。四肢黶黑又發塊。紅紫脹痛。不思飲食。胃脘亦常痛。經水多不

及期診其脉兩手皆駛以痘脉參之。肝脾二經有鬱火也。蓋肝主怒脾主思多思多怒隱而不發鬱滯於中故臨經累又發紅腫於四肢也。以柴胡 川芎 香附 烏藥 白芍藥 青皮 丹參 玄胡索 鬆金 酒炒黃連 山梔子 治之而愈。二十五

吳之清客周窮玉者，豪放不拘人言有晋人風酒後益恣而好男色因患白濁吳醫有以補中益氣湯升提者有以六味地黃丸補陰者有以五

苓散。六一散。滲利者有為降火者。有為溫補者。  
不效。又以草頭藥亂進之。肌瘦如削。脈軟如瘡。  
患有年所矣。因紹介吳太學北海而謁余。懇為  
治之。診其脉右寸閑皆數。予曰。皆由酒後不檢。  
所致也。中宮多濁。多痰。積而為熱。流於下部。故  
濁物淫淫而下。久不愈矣。與以加味端本丸。服  
之而瘥。白螺鈎四兩。牡蠣苦參。葛根。黃柏。各  
二兩。陳皮。半夏。茯苓。各一兩。甘草五錢。麵糊為  
丸。令早晚白湯下三錢。

丁酉夏予寓雉城顧鄉宦宅。其門下竹匠婦懷妊五  
月而患心痛。究其所由起。謂由失足墜樓也。  
始教飲蕷菜汁一盞。而痛隨止。其夫又從它醫  
贖藥二帖歸。令煎服。服既。心復痛。吐鮮血盈盆。  
胃間冲又上抵。疼不可言。危在須刻。竹匠告急。  
予僕孫安安怜之。懇予診治。六脉皆洪大。汗出  
如雨。喘息不相續。其婦樓居低小。予令亟移居  
楼下。隨與益元散五錢。令用紫蘿湯調服。又囑  
之曰。今夜若睡。聽其自醒。切勿驚動。汗止即甦。

也。胎後果睡至晚，汗歇而胃鬲不痛，喘息亦寔再與固胎飲一帖，復服而全安矣。先是鄰醫診其脉，謂吐血之脉宜沉細，今反洪大，而汗出喘息不休，危在今夜。及病起來，詢余曰：妊娠不得汗，不得下，不得利，小便是謂三禁。昨日之劑，悉犯之，而反獲效，何哉？予曰：醫貴審症，蓋妊娠之患，非由病汗，以樓居低小，當酷暑而熟逼故也。汎血去而胎失養，故忡忡上拒，喘息不續，移樓下以避暑氣，蓋元散為解暑之聖藥，而紫蘿又安。

胎下氣之妙品。氣下。肺血歸原而病痊矣。此對症之藥法出王海藏醫壘元戎中四血飲是也。特諸君檢閱不徧即檢閱亦不知為胎產之治。余何能不過融會前人之法用之而不膠焉耳。  
鄰醫俛首唯唯而退。二十七

壬申秋仲子東遊。攜李而王松泉吳小峯偕行。小峰語予。中秋至矣。此間一妓李姓者。行第七。殊可人意。須訪之。晚令佐酒。至則見其態度果澹雅風致。坐少頃。連彈兩聲。小峰究其病。曰。偶耳。

小峰謂母。誑孫公知人生死。不啻扁鵲可求。一  
診。診之兩寸短滿。兩尺洪滑。閨絃子未語。而小  
峰問脉。予曰。脈甚絳。公可問經行否。曰。行僅一  
日。亦僅點滴。予曰。此脉在良家。主夢遺。若不宜  
有也。姑曰。良然。即御客時。亦或遺。遺則冷汗。濡  
淫體倦。而不能支。小峰為請藥。予曰。姑置之。小  
峰問何故。予曰。金木相勝。心神無主。法當不治。  
小峰謂人。尚無恙。何得便至於此。予曰。絃為春  
令。當金旺之時。猶然猖獗。設在外月。木旺火相

肺金枯瘦水之上源已竭且腎脉洪滑妓以慾勝陰血既虧淫火愈熾書云陰虛則病陰絕則死今已咳嗽其兆見矣可治乎次年二月果死

二十八

有老妓金姓者其妓三月患頭痛身熱口渴水瀉不止身重不能反側日漸昏沉耳聾眼合夢多亂語嘉秀醫者歷試不效視為必死予適吳江歸便道過檇李訪南溪吉泉二兄吉泉兄以是症見詢且言諸醫有以補中益氣湯進者有以

附子理中湯進者。二藥已煎服未服。非第至乞  
為診之。六脉洪大。觀其色。內紅外黑。口唇乾燥。  
舌心黑胎。不知人事。予曰。此瘧也。法當清解。  
急以小白湯進之。猶可生也。若附子理中湯。殺  
之耳。安可用。南溪兄間小白何湯也。予曰。小柴  
胡。白虎湯合而一之是也。南溪兄謂淺瀉齊沉。  
如此。恐石膏不可用也。予曰。此挾熱下利。但使  
清陽上升。則渴止。熱退。而神氣自清也。服訖。夜  
半。神氣甦醒。惟小水不相應。渴不退。平思仲量。

法。謂渴而身熱不退。小水不利者。當利其小便。  
乃以辰砂六一散一兩。燈心湯調服之。兩帖而  
瘳。南溪兄曰。死生信乎命也。弟頃刻不至。必服  
理中湯。此婦不為泉下人哉。三十九

有曹姓諱鐘者。九月重陽。以胃鬲不舒暢而謁南  
溪兄為治。診未竟。予至。南溪兄起語曹曰。舍弟  
高手。況診之。診訖。未有言。而南溪私問曰。曹何  
如脉。予曰。不治會易貨者。沓至。予亦別去。曹果  
次年二月死。南溪兄問曰。向曹無它病。而弟見

脉即斷不治何也。予曰。其脉兩寸洪滑搏指而  
關微絃。兩尺微弱。難經所謂溢脉也。九月深秋  
木彫零時也。不宜絃大。大則上盛下虛。至二月  
木旺。木能生火。火木性皆上升不下。下無真陰  
以相濟。是有陽無陰。有升無降。內經曰。出入廢  
則神机化滅。升降息則氣力孤危。是以斷曹子  
二月當嘔吐而死也。三十

嘉善之妓李雙號素琴。體雖肥而性冲澹。態度閒  
雅端重。歌調倡家推其擅場。與予邑程芹溪屬

厚。患瘡風自二月起至仲冬。諸治不効。鴟母懷  
毒。遂視為痼疾。不為治。而芹溪固懇予診之。六  
脉大而無力。手足肢節腫痛。而跨亦痛。不能起  
止。肌肉消其半。日僅進粥二碗。月汎兩月一行。  
甚少。予曰。此行瘻也。芹溪問病可治否。予嘆而  
應曰。君能娶。予能治之。芹溪曰。嫁娶乃風月中  
套語。公長者。乃亦此言。予曰。觀此子雖嘗風溼。  
寢有良家風度。予歎。待其子生。則當無事。故  
有心於君。或天緣也。

高其價而難與言。予謂乘其病而盟之。易與耳。  
芹溪以予言為然。乞為治之。以人參白朮苡仁  
各三錢。當歸枸杞杜仲龜板蒼耳子各二錢。晚  
桑沙秦艽防風各一錢。大附子甘草桂枝黃柏  
各五分。十帖而痛止。腫消。改用歸芍六君子加  
苡仁丹參紅芩石斛紫荊皮三十帖而全愈。芹  
溪娶之。善持家。舉族稱賢。而亦羨予知人焉。

十一

沈別駕翁有老僕頭痛遍身骨節痛。面色黑。發熱。

口渴，胃鬲膨脹，飲食七日不入，復感寒，人皆危之。予胗其脉，左絃數，右洪大，以藿香、蒼朮防風、葛根、白芷、紫蘿甘草、陳皮、大腹皮、麥芽、枳實，服後，胃鬲稍寬，熱與痛更甚，改以麻黃、葛根、紫胡各二錢，石膏滑石各三錢，紫蘿葉、白芷、蒼朮各一錢，甘草五分，姜三片，服後大汗出，而熱痛皆除。惟口渴，又以白芍藥、當歸、石膏、知母、紫胡、黃芩、麥冬、葛根、陳皮煎服全愈。別駕翁喜詰予曰：老僕病甚重，無不謂其必死。先生三日起之，誠

何症而何湯劑飲之使起也。予曰。此三陽合病。  
先為飲食所傷。予故先用藿香正氣湯加消導  
之劑治其本。又以六神通解散加助表之藥治  
其標。病雖重。年雖高。喜其色脈相對。故投以對  
症之藥易愈也。翁曰。在先生然耳。若它人輕者  
且重。況重者乎。吾未見其能起也。三十二

蔡中林文學內人。發熱口渴。舌上燥裂。小腹痛。嘔  
吐。藥食不能入者七日。諸醫之技殚矣。皆視為  
禹食而不可為。吳我峰翁固邀予診。右寸脉絕。

不應指閨沉滑有力。左手絃數平曰。此陽明必。  
陽合病邪熱壅於上焦也。非鬲食法當解散。  
數劑可愈無恐。以軟紫胡石膏各五錢半夏麴  
枳實黃芩黃連葛根竹茹人參各二錢姜三片。  
煎服藥納而不吐。五更下黑糞數塊。熱痛減半。  
次日仍與前藥右寸脉至是亦起粥始進。改用  
小柴胡加橘紅竹茹葛根服三帖而全安。三十

三

吳九宜先生。每早晨腹痛洩瀉者半年。糞色青。腹

勝勝人皆認為脾腎洩也。為炙闕元三十壯服  
補脾胃之藥皆不効。自亦知醫。謂其尺寸俱無  
脉。惟兩關沉滑。大以為憂。以人言洩久而六脈  
將絕也。予為診之曰。君無憂。此中焦食積痰滯  
也。積膠於中。故尺寸脉隱伏不見。法當下去其  
積。諸公用補謬矣。渠謂敢下耶。予曰。何傷。素問  
云。有故無殞。亦無殞也。若不乘時。久則元氣愈  
弱。再下難矣。以丹溪保和丸二錢加倍急丸三  
粒。五更服之。已刻下稠積半桶。脹痛隨愈。次日

六脉齊見。再以東垣木香化滯湯調理而安。渠稱謝言曰。人皆謂六脉將絕為虛極。公獨見之真。而下之由公究理深遠。故見之行事著之談論。皆自理學中來。空人何敢望其後塵。三十四

沈大官左膝腫痛不能起止者年半。大便濶。一日三次。診其脈絃緊。予曰。此脾虛有濕熱。凝於經絡。流於下部也。古謂腫屬濕。痛屬火。用蒼朮黃柏。薏苡仁為君。澤瀉。猪苓。五加皮為臣。炙甘草。防風桂枝為佐。木通為使。四帖痛減。腫消洩通。

亦止改用蒼朮、蒼耳子五加皮苡仁當歸枸杞  
子杜仲丹參黃柏烏藥葉酒糊為丸調理月餘  
步履如故。三十五

沈繼庵先生下痢十二日。腹痛脫肛後重。噯氣不知飢。一友用補中益氣加白芍藥。腹痛愈。加後重亦甚。予脉之。右關滑大搏指曰。此積滯固結腸胃間。故後重脫肛也。當為推蕩。以其素弱多鬱。不敢只為調氣而兼消導。木香山楂枳實川芎白芍藥黃連黃芩秦艽服後。稍寬次日。

用七傷丸二帖全愈。○其內人患發熱頭痛，遍身痛，乾嘔口渴，胃鬲脹悶，坐卧不安。醫與以參  
羨飲，乾嘔愈甚，又加煩躁。予診之，右手洪大倍  
於左手，浮數，予曰：乾霍亂症也。與以藿香正氣  
散，減去白朮、桔梗，加白扁豆、香薷，一帖吐止，食  
進，遍身痛除。惟口渴額痛未除，小水不利，以石  
膏、香薷、滑石各五錢，橘紅、藿香、葛根各二錢，換  
榔木爪各一錢，甘草五分，三味共煎，分三次服而愈。

晴岳先生，五更耳鳴，腹不舒暢，稍勞則烘然熱  
目汗。脉右關滑大有力，左脉和緩，原為當風睡  
卧而得，素來上焦有痰火。午後過勞，或受餓，大  
作眩暈，冷汗津津，再不敢動。稍動則嘔吐，此皆  
痰火所致。蓋無痰不作暈也。先與藿香正氣散  
一帖，以去表裏之邪。繼與溫膽湯加天麻，服後  
眩暈嘔吐皆止。次日診之，右關脉仍滑，此中焦  
食積痰飲，固已久矣，難動搖。姑以二陳湯加  
枳實黃連滑石天冬粉天麻竹茹調理，後以當

歸龍會丸加牛胆南星青礞石凡數帖全愈

十七

潘景宇內人後半夜不睡面黃肌瘦兩太陽及肩  
稜骨痛大便糖稍勞動則體熱四肢無力其腰  
左寸洪滑自春至秋皆然此由脾虛肝心二經  
火盛然也先用四君子加酒連柴胡白扁豆澤  
鴻滑石調理夜與錢仲陽安神丸數粒燈心湯  
送下服八日得睡兩太陽亦不痛繼用六君子  
加黃芪秦艽紫胡澤瀉當歸白芍藥黃柏全安

六老上吐血。下鴻血。胃鬲背心皆脹。原從怒觸  
又大肉所傷。故發熱而渴。醫者皆作陰虛火動  
而為滋陰降火。冒背愈脹。血來更多。予診之而  
閨俱洪滑有力。謂曰。此肝脾二經有餘症也。作  
陰虛治左矣。內經曰。怒傷肝。甚則嘔血。并下泄  
胃背脹痛。瘀血使然。脾為大肉所傷。故不能統  
血。今誤用地黃麥冬、黃柏知母等劑。是以脾益  
傷。而上焦瘀血愈滯也。惟調氣健脾。兼之消壅。

則萬全矣。六老曰：人皆謂勞怯，故發熱吐紅血。上吐陽絡傷也。血下行陰絡傷也。陰陽俱傷法當不治。公獨認非陰虛何也？予曰：脉書云：脉數無力者，陰虛也。今脉固非陰虛，書又曰：凡陰虛之熱發於申酉戌間，夜半而退。明日猶是如潮信然。以下午乃陰分主事，故曰陰虛潮熱也。今熟不分晝夜，而症亦非陰虛，故曰：作陰虛治者左也。六老聞言大喜曰：公誠見垣一方者，幸惠一七以生之，即與山楂香附枳實調氣消導為

君丹參丹皮桃仁滑石茅根化瘀血為目黃連  
蘆根解大肉之熱為佐四帖胃背寬血吐止。懷  
腹中不舒仍以前藥同丹溪保和丸與之四帖  
大便下極臭黑糞半桶寐食俱安矣。三十九

有臧氏之婦原以有痰火服降火之藥過多至秋  
痰積因令氣下行而滯於大腸臍邊有硬塊按  
之甚痛。前下紅白八日下惟點滴日夜二十餘  
行。腹痛潮熱口渴小水不利大便裏急後重飲  
食不進。每車不能轉側予診之喜左脉皆有神

氣即從割守真之法行血則便曠自愈調氣則後暈自除治之用白芍藥滑石桃仁為君當歸  
薑。木香換柳山楂酒芩酒連枳壳為佐服下大便稍流利腹中稍寬舒次日仍與前藥則滯下大行。痛減大半第三日用芍藥當歸滑石桃仁矣甘草酒連木香與保和丸全服下午大便行上午所服丸藥隨糞而下乃知積滯已盡諸症悉減惟腰痙未全止以仲景小建中湯加當歸木香服之而安。

丁耀川文學令堂年四十四。常患胃脘痛。嫗居十五年。日茹蔬素。其年七月觸於怒。吐血椀許。不數日平矣。九月又怒。而吐血如前。加腹痛。至次年二月。忽乘急。後重。肛門大疼。小便短澁。出惟點滴。痛不可言。腰與小腹之熱如滾湯泡者。日惟仰卧。不能側。一側則左跨并腿作痛。兩跨反有痛。小便疼。則肛門之痛減。肛門疼。則小便之痛亦減。肛門以疼之故。不能坐。遇驚恐。則下愈墜而疼。經不行者兩月。往常經來時。腰腹必痛。

下紫黑血塊甚多。今又白帶如注。口渴通宵不寐。不思飲食。多怒面與手足發虛浮。喉中梗梗有痰。肌肉半消。診之脉僅四至。兩寸軟弱。右關滑。左關絃。兩尺濤濤。據脈上焦氣血不足。中焦有疾。下焦氣凝血滯。鬱而為火。蓋下焦之疾。肝腎肺攝。腰跨肝之所經。而二便乃腎之所主也。據症面與手足虛浮。則脾氣甚弱。飲食不思。則胃氣不充。不寐。由過勞憂愁思慮而心血不足。總為七情所傷。故亦謂之七情之病。發心脾。女

子得之則不月此病近之且值火令當權之候  
計可慮也所幸者脉尚不數聲音清亮尤可措  
手因先為開鬱清熱調達肝氣保過夏令後再  
為驟補陰血必戒絕怒氣使血得循經而病可  
痊不然則倉扁亦難奏功矣初投當歸龍會丸  
以徹下部之熱繼以四物湯龍胆草黃柏知母  
柴胡澤蘭葉煎吞滋腎丸連服四日腰與小腹  
之熱始退後以香薷石菖龍胆草挑仁滑石杜  
牛膝甘草梢軟柴胡煎吞滋腎丸大小便痛全

減四十一

丁文學長令姊常患暈厥吐痰椀許乃甦一月三五發後又口渴五更則飽腸鳴腹疼洩濶小水短濶咳嗽余脉之兩寸濡弱兩關滑大此中焦痰積所致也先與二陳湯加蒼朮山楂麥芽以健脾去溫為臣以白芍藥止痛為君以滑石澤鴻引溫熱從小便出為佐黃芩為裨佐十帖二陰之痛俱止改用六味地黃丸加黃柏知母牛膝服之全安

四十二

有金良美者。年十八。患咳嗽吐紅。下午潮熱。夢遺。  
市醫進四物湯。加天麥門冬黃柏知母之類。治  
半年。反加左脅脹疼。不能側卧。聲音漸啞。飲食  
輒惡心。肌肉大削。六脉俱數。醫告技窮。因就予  
治。觀其面色白。又隱隱有青氣夾之。兩足痿弱  
無力。予語之曰。此症氣虛血熱而肝脉甚絃。絃  
則木氣太旺。脾土受壓。不能統血。殆始怒氣所  
觸。繼為寒涼之劑所傷。以致飲食惡心。肌肉瘦  
削。書云。脾胃一虛。肺氣先絕。以肺金不足。則肝

木愈不能制濁。疾瘀血凝於肺竅。故咳嗽聲啞。  
溼於肺。故左脇不能貼席。而貼病勢危矣。喜在  
青年。猶可措手。因急用人參二錢。鱉甲五錢。為  
君。白朮。白芍。陳皮。茯苓。通草。貝母。各一錢。為臣。  
甘草。牡丹皮。各七分。為佐。桔梗五分。為使。二十  
帖。潮熱止。咳嗽減大半。三十帖。聲音開亮。左脇  
亦能貼席而卧。後以大造丸。調理全安矣。乃囑  
之曰。病愈雖可喜。而陰陽未退。須切忌怒氣及  
勞。心勞力之事。無幾日。不守予言而

勞怒相觸，血來必不能禦。戒之防之，此後精神  
日王。肌體豐肥，六年無事。一日遇事拂意，大怒  
而又結算。勞心則血如泉湧，頃刻盈盆。上唇黑  
腫，汗出淋漓。急請予診。脉亂無倫。診畢，渠語近  
侍欲大解。予曰：「此死徵也。」陰陽乖離矣。辭而出。  
未離門而氣絕。父母哭謝予曰：「始守翁訓，苟适  
六年。一旦不戒，遂如翁所料。先生雖命亦不自  
慎致之。其為人也。量窄而緊於財。因記此以戒。  
世之重財輕生者。四十三

倪五娘子以中風暈厥之後。口眼歪邪。左脚右手不能屈伸。口渴小水不利。兩頰緊出。語艱澁。問之則期期而對。不問默然。亦不思飲食。行年五十矣。諸醫不効。予治始與涼膈散加石菖蒲遠志煎湯化錢氏安神丸二顆服之。其夜大便四行。次日神氣遂清。口眼半正。惟車頰尚瘡。未能全聲。細察形氣。虛弱也。即與六君子湯加麥門冬滑石天竺粉石菖蒲遠志當歸薄荷。服後神思大清。能自坐。不須人扶。語言亦稍利。以

六君子湯加麥冬天蒼粉石菖蒲當歸五加皮

薏苡仁紅荳天麻十帖全愈矣四十四

王祖泉令政患頭疼夜熱酒淅惡寒汗淋漓如雨  
上身熱下身寒渴不思飲遍身疼腹有一塊大  
如拳硬如石腸鳴小水短少飲食俱廢脉則右  
關消左絃數究所由起謂大怒後即傷於食市  
醫皆以地黃門冬參連黃柏之劑治之熱愈甚  
脾氣大虛予治用平胃散加山楂麥芽砂仁香  
附木香川芎枳實連翹四帖中氣稍能運動而

夜熱如前。再與補中益氣湯。寒熱俱退矣。而腹  
痛裏急後重。予知其積滯將行也。乃與白六神  
丸。而腹痛後重皆除。改進以參參白朮散加香  
附烏梅山楂服之。病良已。四十五

溫巽橋子婦吳車駕湧瀾公長女也。發熱惡心。小  
腹痛。頃為怒後進食。因而成積。左腳酸痛。已十  
日矣。南尋有陳女科。始作瘧疾療治。嘔噦益加。  
又作瘻治。粒米不能進變為滯下。裏急後重。一  
日夜三十餘行。陳技窮而辭去。且言曰。非不盡

心犯逆症也。下痢身涼者生。身熱者死。脉沉細者生。洪大者死。今身熱脉大。而又噤口。何可為哉。因請予治。脉之兩手皆滑大。尺部尤搏指。予曰。症非逆誤。認為瘦為瘡。治者亟也。雖多日不食。而尺脉搏指內經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法從下可生也。即與當歸龍會丸一錢五分服下。去稠積半盆。痛減大半。不食者十四日。至此始進粥一甌。但胃鬲仍飽悶。不知餓。又與紅六神丸二錢。胃鬲舒而小腹軟。惟兩跨痛。小腹覺冷。用

熱磚熨之。子戶中白物綿又下。小水短濤改用  
五苓散加白芷小茴香白鶴冠荳紫胡服之。至  
夜滿腰作疼亟以五靈脂醋炒為末酒糊為丸  
三錢白湯送下通宵安寢次日精神清健飲食  
大進小水通利矣而獨白物仍下。再用香附炒  
黑存性枯礬各一兩麵糊為丸每空心益毋草  
煎湯送下二錢不終劑而白物無病全愈矣。專  
科誠然稱奇而服錄其案驗而去。四十六

溫一采內人平素血虛咳嗽近為飲食所傷不知

飢餓專科作陰虛治。而胃鬲愈脹平脉之右關  
滑大左手軟弱法當先健脾消去飲食然後治  
嗽。若為滋陰降火不惟瘳脉無功恐脾胃轉傷  
腹脹瀉洩變將不測何也。脈胃喜溫而惡寒也。  
即以二陳湯加山楂麥芽枳實白朮川芎芍附  
與之一劑而胃鬲竄再劑而飲食進續用桑白  
皮地骨皮甘草陳皮貝母瓜棗仁馬兜鈴桔梗  
紫苑十帖而咳嗽脫然矣四十七

溫巽橋二年媳產後五十餘月右脇脹痛手不可

近赤白帶多下如臘。發熱大便燥結。予曰。此惡  
露未盡病名化。肺治宜急也。嘗見數婦有此  
病而不識治。積而成毒。有成腸瘻者。有內成腫。  
毒清從腰。俞出者皆以不知治法。則瘀血無保  
出故也。急用澤蘭葉。山楂子。丑靈脂。消惡露為  
君。川芎當歸茯苓。白芷為臣。益母草為佐。砂  
青皮為使。外與當歸桃仁丸潤大便。使熱從大  
便去。服後次日腹脹皆寬。痛亦盡止。又因食虧  
與鷄子復作疼。但不如前。甚。即以佛手橘

山楂煎湯送下三錢而痛愈矣。

四十八

溫天衢氏冬月病日醫為發散太過至春間吐血  
症餘及夏下午潮熱咳嗽胃鬲脹疼早晨冷汗  
淋漓大便溏一日兩行飲食少肌肉消十之七  
脉數據症脉法在不治里中諸長老以其素行  
端厚群然懇予措劑予以衆懇不能辭乃用瀉  
白散加五味子白芍藥貝母馬兜鈴服下其夜  
帖然而卧不嗽惟大便溏前藥加白扁豆山藥  
茯苓汗亦漸止復與瀉白散加石斛馬兜鈴貝

母陳皮薏苡仁白芍藥山藥五味子桔梗調理

三月而全

四十九

張二娘子姪七月而嘔吐不止。氣壅咳嗽。胃與兩  
脇皆脹不能伏枕。予先與金杏丸二服以止吐。  
服下立應。繼與大腹皮陳皮枳壳半夏甘草竹  
茹茯苓旋覆各一錢。生黃芩生姜。服二帖。氣  
平歟止。安然睡矣。

五十

金杏丸者雄黃一錢五分半夏一兩枳榔二

錢姜汁浸蒸解糊為丸。每服

三歲泉內春。患癥。數腹飽脹。溲濁。腸鳴。裏急。緩急。  
發熱。口鼻之氣如火。塞以六君子湯加山楂米  
芽紫胡。秦艽。青蒿。白芍藥。益智仁。與香連丸。急  
服。兩劑氣舒。嗽減。大便結實。鼻仍塞。前方加川  
芎。減白芍藥而安。五十一

溫南溪內人居常大便秘結。面赤不思飲食。額時  
眩暉。診其脉。右關尺滑大有力。此痰大症也。用  
爪蔓四錢為君。滑石三錢。枳實二錢。半夏一錢。  
半為臣。蘿蔔子。姜黃各一錢為佐。兩帖愈矣。又

教以或遇大便秘結每服當歸龍會丸加牛胆  
南星一錢立應五十二

陳春野孝廉二令愛患丁奚麻痺四肢浮腫以布  
袋丸與大安丸同服則大瀉用參苓白朮散加  
澤瀉山楂麥芽瀉亦不止神氣大弱穀粒不入  
口小水不利大便一日仍三五次積滯未除改  
以參苓白朮散加肉梟與服瀉稍止食粥一盞  
下午因食紅棗數枚後分癢忽起其勢甚危急  
與藜合丸服之而愈五十三參苓白朮散加石菖

清華杏杞姜向巢調理全安

五十三

繙散坐令媳原因經水不行。寓授安胎之劑。越七月經水忽大行。內有血塊。筋膜如手大者一二桶。昏冒困獫為劇。遂手治其脉。右關洪滑。左寸洪數。兩尺皆洪大。病形夜分咬牙亂語。手心熱口噤。時手足皆冷。心頭脹悶不快。面色青。始諸醫皆謂難治。予曰無恐。此濁痰流滯。血海以誤服安胎之劑。益加其滯。夫血去多。故神魂無依。瘡迷心竅。故神昏語亂。急為調氣。開痰。安神。養

血可生也。即以溫膽湯加石菖蒲酒芩天麻酸  
枣仁丹參與服。其夜子丑時咬牙亂語皆減半。  
次日仍與前藥每帖加竹茹五錢臨睡又與黑  
虎丹數粒諸症悉去而愈。故坐間曰。藉高手病  
痊矣。而每發於夜半何也。予曰。此心包絡與膽  
經有痰熱故每至其時而發。單治此兩經痰既  
消而神魂俱安也。故坐曰善。五十四

上舍張懷赤每早晨腸鳴瀉一二度晚間瀉一度  
年四十二且未有子。予診之尺寸短弱右關滑

大。予謂此中焦有湿痰，君相二火皆不足。故有此症。以六君子湯加破故紙、桂心、益智仁、肉豆蔻煎服。鴻遂減半。又以前藥加杜仲為丸服之而愈。次年生子。五十五。

臧七房二老夫人。年六十八。患痢。痢後過食熟羨。與腐湯以致大便滑洩不固。飲湯水徑直下不停。胃鬲否悶。語言無力。舌乾口燥。生瘡。喚津液則喉疼。元氣大虛而熱。皆虛火所致。且長素二十餘年。又當痢後。益知非有餘之症也。脉又尺

寸俱弱。兩關滑大。內經云。清氣在下。必生食導。  
濁氣在上。必生腹脹。此之謂也。法當提清降濁。  
補助元氣。用四君子湯加葛根。白芍。藥黃連。清  
虛熱。止燥渴。為君。桔梗輔佐。葛根升提清氣。為  
臣。陳皮。麥芽降其濁氣。以清胃鬲否。悶為佐。加  
烏梅為使。上使生津。下使止濁。連服二劑。尺寸  
之脉稍起。飲食亦得停腰。駁駁然始有生氣。仍  
以前方加白扁豆。神麃打糊為丸。調理而安。

蔡某川令者患頭痛，痛如物破，髮根梢動則痛延  
滿頭，暈倒不省人事。踰半時乃甦，遍身亦作疼。  
胃鬲飽悶，飲湯水停鬲間不下。先一日吐清水  
數次，蛔蟲三條原無怒起。今或惡風或惡熱，口  
或渴或不渴，大便秘。脉則六部皆滑大有力。予  
曰：此痰厥頭痛症也。先以藿香正氣散止其吐。  
繼以牛黃丸黑虎丹清其人事。頭仍疼甚，又以  
天麻藁本各三錢半夏二錢陳皮白芷薄荷麻  
黃生姜葱白煎服得少汗而頭痛少止。至晚再

服之。五更痛止大半。而人事未全清。予謂此中  
焦瘓盛。非下不可。乃用半夏五錢。巴霜一分。麵  
糊為丸。每服三十丸。生姜湯送下。下午大便行  
三次。皆稠粘痰積也。由此飲食少進。餘症差可。  
惟遍身仍畧疼。改用二陳湯加前胡石膏。本  
薄荷枳壳黃芩石菖蒲。調理而安。五十七

周鑑汀乃眷。患胃脘痛。手心熱。嘔吐不食者四日。  
晝夜叫痛不輟聲。脉則兩手皆滑數。予謂當以  
清熱止痛為先。故先與清熱止痛末藥二錢。令

服之不一飯頃痛遂止而睡家人皆色喜予曰  
未也此火暫息耳其中痰積甚固不乘時而下  
之勢必再作因與總管丸三錢服下腹中微痛  
再服二錢又睡至天明乃寤而腹痛亦止大便  
下痰積甚多次日以二陳湯加枳實姜黃附  
山梔黃連與之服後胃脘之痛全止惟小腹畧  
覺膨脹予謂其痰積未盡也再與總管丸三錢  
衣服之天明又行一次痰積之下如前而胃脘  
之滿亦絕不發矣

五十八